

目 录

第九十四航空站（塘头机场）始末·····	张文正（ 1 ）
塘头飞机场修建情况·····	李廷鑫 秦孟扬口述（ 11 ）
我所知道的塘头飞机场·····	任廷耀口述（ 14 ）
配属塘头机场的六二无线电台·····	冯良士（ 16 ）
思南民马配种所·····	赖家社（ 17 ）
抗战时期陆军通讯兵学校迁贵州·····	张著鸿（ 23 ）
访抗日游击战士王晋普·····	张文正（ 25 ）
抗日英烈陈蕴瑜别传·····	张 政（ 33 ）
徐龙骧 附《黔人乞救书》·····	陈荣辉（ 37 ）
怀念李慎之先生·····	安国士（ 43 ）
思南早期的师范教育·····	杨德淮（ 45 ）
思南业余教育记事·····	戴 歌（ 51 ）
思南图书馆·····	方中海（ 67 ）
思南县卫生工作者协会·····	王烈寿（ 72 ）

思南县烤烟种植情况补异·····	任明强 (81)
思南烟草工业追忆·····	任明强 (83)
三汇溪“地龙”·····	许世郎采访 张启贵整理 (87)
下放思南的省委农业大丰收工作团·····	刘嘉陵 (89)
英武溪儿童福利院·····	田维绪 (93)
乌江航道今昔史话·····	雷承同 廖家昌 (96)
民国时期的思南邮政·····	柳仁新 (102)
文厚均与“荔波反共自卫救国军”·····	黄长和 (108)
陈古龙的特务营·····	朱元榜 刘宏权口述 何齐邦整理 (113)
英武溪神兵活动·····	陈其治 (115)
何家坡神兵一瞬·····	王永坤 秦朝智 (119)
青杠坡忆旧·····	张启贵 (121)
解放前青杠坡部份区长名单·····	安元斗 (122)

资料摘编

一一民国元至十八年恩南知府、知县、县长

政绩考……………卢太玄（ 123 ）

补白：

趣联一则……………帅多友（ 101 ）

破产地主安玉和……………安元斗（ 127 ）

安泰阶写给木匠的一付对联……………安元斗（ 129 ）

补遗与更正……………（ 125 ）

编 后……………编辑室（ 128 ）

一至十辑目录……………编辑室（ 130 ）

第九十四航空站（塘头机场）始末

张 文 正

编者按：

有关第九十四航空站的这组史料，全部来源于“三亲”，仅机场的勘测情况和几项数据参考了档案资料，并对档案资料的矛盾之处进行了分析和选择，对显系错误的资料，则弃置未用，尾注中予以说明。

此套资料，先后调查了机场所在地的塘头区和凤岗、德江、石阡、印江等县有关人士，共一百二十余人次。其中有参加修建原机场的民工、民工队长、大队长和在机场工作过的信号士、机械士、场兵、医务人员以及配属机场的六二电台通讯士等。原机场的油库房主和机场周围的群众，也都向我们提供了许多亲见亲闻的珍贵史料。另有几位老人，撰写了几篇史料供我们参考。凤岗、德江、石阡、印江几个县政协的领导和文史办的同志，都热情地帮助我们走访调查，给我们极大的方便和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思南塘头机场，远在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贵州省长王家烈任内，即奉令勘测修筑，据民国二十四年三月贵州航空筹备处报称：“查思南为东北重镇，控制松、铜，策应镇、施，屏障桐、遵，声援源（沿）、印，亟应修筑飞机场，以利交通。着由该处选派职处机械教官吴嗣

陵前往择地建筑……”据此，则思南塘头飞机场的建筑，是为了“以利交通”。当时芦沟桥事变未爆发，自非为抗日战争而建筑。观其“控制……策应……屏障……声援……”数句，应是基于军事上的需要。

确定在思南修建机场，选择场址颇费了一番周折。据吴嗣陵报称：“窃职奉令赴思南勘测机场，并便道视察遵义机场……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抵思南，十九日赴碗水坝，二十日回思南。查碗水坝在两大山之间，飞机起落极感不便，且面积不够，又为山水储积之地，故不适用。二十一日，赴赵家坝、猪池坝、毛坝等处，均无适当地点。二十二日，赴芭蕉溪、田家坝……亦无适当之地。二十三日返思城，二十五日赴塘头草坝勘测。该地现有面积计南北长1200公尺，东西宽700公尺……四周无障碍，西南两面积（？）濒小江（龙底江），东北两面接竹林熟土，内有居民六、七户，以外均为田坝，四周毫无障碍，面积尽可扩展，唯竹林熟土地带，地面约高于草坝一丈，修筑时尽可挖低一半，将泥土填高（当指填草坝），使之相平，即可成一长方形之机场，约需民工五、六万……返思商议李县长（查为李汤丞）与（兴）工，殊值共匪已窜至镇远、施秉一带，人民正筑乌江北岸之战壕、碉堡，遂暂缓修筑。职乃将机场略图及修筑要件与设备各项交代思南县建设局，俾将来修筑时有所依据……”这说明在塘头修筑机场，早于一九三四年底便已确定，并且进行了初步勘测。

第二次复勘是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当时抗

日战争每况逾下，航空委员会昆明空军总站于八月十一日派服务员马肇元来思南，会同技士李宏文再次进行踏勘，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将勘测地址绘图呈报，继因马肇元奉令调转，于是修建机场事又停止下来。至一九三九年，因抗日战争吃紧，设在湖南芷江的航空第九总站已面临战争威胁，促进了塘头机场的建设速度。四月二十三日，航空委员会第六十二飞行场场长管择善、工务员黄新仁到县，复会同技士李宏文三勘完竣。于是绘制详图，拟具预算上报，即获批准动工，并预汇五万元应用：“限于八月中修筑完竣”。（按：当为“限于次年八月中修筑完竣”）。塘头机场这才进入了筹建阶段。

注：（一）本段文字参考了省档案馆 6310 及 6299 号卷的抄件；（二）引号内的文字系原文，原文的括号内文字，系笔者所加。

机场的位置及筹建情况

塘头区位于思南的南部，机场则设在唐乔镇——塘头区的中心，与区镇治所在地隔了一条龙底江（石阡河）。龙底江由石阡县境流出，北行至思南县大坝场区折而西，至唐乔镇后划了一个“C”字，又向北流至江口（村），与乌江汇合，把麻坝、王家坝、皇镇坝三个自然村包围在“C”字形内，总面积三千余亩，多系良田沃土，少有堡丘。三个自然村环绕这平坝的北、东、南三边，西边坎上有空土数十亩，直达江边，机场便筹建在这平坝的中央。

地点划定之后，贵州省铜仁第六行政专员公署曾派来宣传队，在唐乔镇进行抗日宣传，说明建立机场的重大意义，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挽救民族危亡做贡献。并宣布了对机场占用的农田付给地价，对损坏的庄稼付给青苗费，对参加修机场的民工给予生活补助费等规定，以安定民心，减少阻力。

正式开工之前，思南县长兼总指挥杨仲皋，曾数次来机场视察。约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为修建指挥部需搬迁几家民房，原住户哭叫着不愿搬迁，杨仲皋召集他们开会说：“哭什么！这点点房子算得了什么？就是你们哭死了也要修机场。国难当前，一定要修。房子立即拆除。”后由民工事务处付给搬迁费，民房迁至塘头街上，指挥部便在倒栽树一带首先建立。

赶 修 情 况

塘头机场于一九三九年八月正式开工。当时称为“第六十二飞行场”，属贵阳第五航空总站领导。邮政代号171号信箱。群众均称该站为塘头机场。民国三十年思南县长杨仲皋的《简明施政报告书》中，亦称为塘头机场。

八月初，已是稻谷接近成熟的季节，由于第三中队（青杠坡区）队长吴万选，不听从暂缓的决定，致使数百亩稻谷毁于一旦，造成了数十万斤粮食的损失，唯第二中队（宽坪）划定地区，在该队队长叶润初的带领下，采取先做杂工和熟一丘、收一丘、动工一丘的办法，抢救了部

份粮食，至今仍有人称赞。

民工事务处后改称土方工程处，设在倒栽树一带。此处在机场坎上，还有数十亩土地亦归机场所有。倒栽树与梓潼阁相邻，这里树木繁茂竹林葱翠。有一株粗大数围的青杠树，指挥部请木工解板方、锯木板，制成鸡公车，竹子则用以编成撮箕，供民工运土石方使用。在机场右侧，挨近皇镇的地方，有一个叫作大枫林的土堡，更是古木参天，蔚然一片，其中的树木也做了部份工具使用。修机场中最大的一次工伤事故，吴万选所带的三中队民工挖“神仙土”，一次砸死六人的事，便是在这里发生的。

建场的经费是由航空委员会拨给，开工之初，用款孔急，曾来飞机一架，空投法币数包而去，其中的一包还被摔垮了。

思南县民工由六个区的六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先后达两万余人。任务按中队划片包干，直至个人。每小队一个食堂，粮食自带（由花户筹摊），菜金按规定每人每日五分钱，实际上被层层克扣，不能按时如数照领，除第六中队（塘头）生活较好外，其余各中队均差，蔬菜供应奇缺，往往是辣椒盐巴佐餐。大、中、小队均有监工员，民工们天亮出工，天黑收工，稍有意慢便受到监工员的打骂。监工员还负责每天收方填日报表。由于民工生活极差，喝凉水吃冷饭是常事，加以饥渴劳累，日晒雨淋，致使不少人患痢疾或疟疾，缺医少药，倍受折磨，并有死亡者。

思南县民工，一直坚持了八个月，至一九四〇年三

月，由于前方战争吃紧，设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九总站已处在敌人的威胁之下，为了加速塘头机场的建设，贵州省政府根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又征调印江、石阡、岑巩、凤岗、德江等县民工三万余人赶修，凤冈县还派了一个三十人组成的石工队，由苏治国率领，负责开山取石，供平铺场基和跑道之需。同年八月机场基本完工，各县民工先后返回，留思南县部份民工扫尾，并进行过两次补修。

据杨仲皋民国三十年《报告书》载：“本县塘头机场，面积五十四万平方公尺，全场土方二八九〇〇〇公方，本县负担二三八〇〇〇公方。于二十八年八月开工，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验收，计修□暨补修两次，共费工一四〇六六〇〇个。除领用航委会方价外，民间负担达九十余万元，现该机场为空军第九十四站接管”。由此可知，修建中的塘头机场为贵阳空军第五总站的第六十二飞行场（航空站），建成后便划归湖南芷江空军第九总站，而名称亦改为第九十四航空站了。初定丙等站。首任站长管择善。

第九十四航空站

经查设在芷江的空军总站，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最少它将辖湖南西部、四川东部和贵州东北的地区。因为它设在芷江，直辖思南塘头的九十四站，还辖设在四川秀山县的一百一十八分站（建于1940——1942）。这

三个站用直线把它们连起来，近似一个等腰三角形，便于指挥和协调作战，可见在建站之初，是经过严密考虑的。

首任站长管择善，河北省唐县人，曾在山西太原任阎锡山部飞行员，在一次事故中跌伤，未再从事飞行。塘头机场筹建中来思南，直到机场竣工后的次年调离。

站内设有事务、文书、信号、机械、特务等五室，另有测候员三人和二十多个场兵。

一九四〇年元月，贵阳空军第五总站，派人来塘头机场组建第六十二无线电台，配属机场工作。

一九四〇年十月，机场开始验收前，曾有供通讯用的飞机一架降落，加油后旋即飞去。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庚辰冬月十四日）十一时许，有两架飞机先后降落。三个螺旋桨的一架停原大枫林方向，单螺旋桨的一架停麻坝。加油后，停原大枫林的一架先走，停麻坝的一架，起飞发动机轮下陷，请民工搭起方板，抬出机轮后才起飞的。据访曾在芷江第九航空总站工作过，现已退休的一位同志说，该机系因挂上炸弹，执行飞赴武汉轰炸日军的任务，机身加重，跑道质量差，故重新发动时机轮下陷，塘头机场某（骆）工程师，被押送思南转解芷江总站处理。他曾亲自看到芷江航空第九总站发给思南通知押解骆工程师的电报。经问当地群众及原机场现在人员，均不知此事；油库不准参观和接近，只知存有汽油、枪支和子弹，也不知是否有炸弹，有工程师姓廖不姓骆，廖、骆近似谐音，但仍未敢肯定，而机场质量之差是毫无疑问的了。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民国三十年辛巳正月十五），曾从机场极高处飞过二十七架飞机，事先未得情报，站长管择善用望远镜观察，判断是敌机。是日晚，塘头街上群众正在跳灯，欢度传统性的元宵节，突闻空中响起枪声，并发现火光交织，纵横交错，知是敌我双方空战。跳灯和观灯的群众，惊慌躲避。次日闻知我方战斗机一架，坠毁于张家寨区宽坪一带。

管择善约于一九四一年六月，调重庆航空司令部。第二任站长杨国章，籍贯不详。

杨国章于一九四二年初调离，第三任站长唐吉君。唐，广东人，上尉。原空军某部飞行员。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唐吉君任内，设在湖南芷江的第九空军总站站长罗中扬，曾乘飞机来塘头机场视察，次日返回。本年，改丙等站为乙等站，增设养场分队和医务室。

唐吉君于一九四三年六月调离，第四任站长由云南人张介接任。

张介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调走，第五任站长由广东人胡汉能接任，直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五任站长都是飞行员出身。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九十四航空站奉令关闭，停止使用。士兵遣散回家，所有官员及技术人员，调重庆第一航空司令部，有的留重庆，有的调沈阳、芷江航空部门工作，也有改行的，如原九十四站站长胡汉能，便调回广东，任电影队队长去了。

九十四航空站所有贵重物资，如汽油、仪器、武器弹

药等全部运走，留机械士陈济民、肖宗齐和场兵彭大乾、刘永才四人看守机场。配属的六二无线电台全部人员，则调芷江空军第九总站。

解 放 后

思南县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解放，十二月，我解放军一三八团和县武装工作团，接收了第九十四航空站，计有蚊帐、被服、消防器材、信号枪、信号灯、红白布标和电话机两部；一支德造二十发快慢机交一三八团，一支勃朗林短枪交县武装工作团负责人安熹。

一九五二年，塘头区区长聂致增，将机场全部土地交唐乔镇和沙都乡辟为良田。一九五四年，贵州省人民政府下文将机场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一九五五年，施秉棉作试验场迁至塘头机场原址，改名为“思南棉作试验站”。至一九六五年，经省农业厅批准，又更名为“贵州省思南棉花科学研究所”；一九八一年，又改称“贵州省思南油料科学研究所”，直到现在。

第九十四航空站，从开工到竣工，仅用了十三个月；时间紧迫，工程浩大，生活艰苦，思南及其他数县人民，出钱出粮，流血流汗，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注：

有关塘头机场的数据主要有三。一、思南县长杨仲皋的《报告书》，二、省档案馆编号18——420杨森署《贵州省统计年鉴》表二和卷号6299、6310摘抄；三、思南县志办有关史

料。这三份资料在征工人数、用工人數、耗资数等都不一致。《年鉴》甚至将兴筑日期列为“30年2月——31年6月”，不论按公元或民国纪元，都是错误的，其用工总数大于另两份资料一倍以上，其他资料在用工数，面积等方面均有矛盾，如“面积宽500米，长1200米，占地七十二万平方公尺，”也说明其中必有错误或交待不清处，因此，本稿仅采用杨仲皋《报告书》中所列数据，其他数据自好宁缺勿滥了。

降落飞机三次，首末两次无准确日期，中间一次也有持异议的，本稿采用日期，来之有据，即当天来飞机时，适有一婴儿出生，群众即将该婴儿呼为“飞机娃”（名不录）。我们访了“飞机娃”之姐张××，据云，“那天落两架飞机，我去看了，在我回来的路上，遇到几个邻居都说：“××，快点，你妈生飞机娃了。”但张××也记不清日期，拿出了他家人的生辰八字，才定下来的。

“庚辰冬月十四日”。其乳名也有个冬字，执异议者认为当时天还热，还戴棕丝斗笠和踩水过河，可又提不出具体日期和依据。特录此备查。

塘头飞机场修建情况

李廷鑫 秦孟扬口述

一九三九（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塘头飞机场奉令开工。由思南县长杨仲皋任总指挥，组成民工事务处，后又改称土方工程处。处以下设总务、工程、财务三股。总务股由县政府主任秘书罗大经负责，工程股由工程师廖某某负责，财务股由管择善站长兼任。

思南县民工由六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大队由我负责（秦孟扬）。第一中队由第一区（思唐）组成，队长是区员叶序初；第二中队由第二区（宽坪）组成，队长是区员叶润初；第三中队由第三区（青杠坡）组成，队长是区长吴万选；第四中队由第四区（文家店）组成，队长是区员向朝普；第五中队由第五区（大坝场）组成，队长是四维乡乡长白朝珍；第六中队由第六区（塘头）组成，队长是区长薛献图。中队之下设小队。小队由一个保或两个保组成。各中队之人数不一。每小队为一个伙食单位，粮食由甲里凑，菜金每人每天法币五分，由工程处发给。当时法币还值钱，在市场上每百文的铜板一枚，当一分法币用。向政府交救国公债和税款等，一律用法币，如用银元交纳，每一元还要多交两个铜板作为贴水。当时一碗米粉或绿豆

粉，只收三个铜板，即三分钱；一个铜板可买到两块豆腐；一斤猪肉，也才卖十六个铜板，相当于一角六分法币。因此，民工们五分钱的菜金，还是可以的，只是由于经管人员层层克扣，真正落到民工口中的便微乎其微了。塘头街上的民工生活要好一些，每五天换班时还打一次牙祭。

机场动工，正是水稻接近成熟的时候，大部已经“下弯”，群众要求暂缓；一区（思唐）区长文朝铭，还具文到县，为民请命；修建机场的土方工程处，也在群众的要求下，请示了思南县长兼总指挥杨仲举，终于同意暂缓半月。当时，第三中队（青杠坡区）队长吴万选，已带领两千多民工赶到塘头，工程处转知已获准延期施工，令其率民工返回青杠坡，听候通知再来，吴万选考虑两千民工往返不易，民工回家后再召集起来也很困难；再加上县长杨仲举一向信任他，有恃无恐，便气愤地说：“回去可以，但不再来了！”态度十分坚决。工程处请示杨仲举，杨仲举表示亲自到现场察看。但杨仲举未赶到，吴万选已令民工按原划定区域，将接近成熟的稻谷，扯的扯割的割，糟踏掉了。其他几个中队也相继赶到开工，杨仲举赶到时，稻谷已经被扯得七零八乱，无法收拾了。杨仲举见“米已成粥”，而且是吴万选开的头，也只好作罢了。被丢在沟坎的未熟稻谷，有的群众弄去喂牛，有的则用手搓下半熟的嫩粒，用撮箕、箩筐运走。

对修机场占用的土地，发给每亩三十元的地价费，青苗费是每亩六元，按当时的行情，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

只是由于经办人员故意拖延，到次年机场完工时，才陆续发放到手，而物价却已上涨许多了。“我（李廷鑫）是第六中队第二期的民工，为领取机场占用地价和青苗费，多次到思南县政府讨，一去就是好几天，反倒赔上店钱和饭钱。后来，自己带上口粮，吃住都在船上……次年，机场将竣工时才领到手的”。

修建任务由大、中、小队落实到人，多数工种均有定额，如第六中队挖方的日定额是宽0.7米，长1.7米，深1.5米。不论任何工种，民工们稍有怠慢，便会遭到大、中、小队监工员的咒骂或用木、竹条抽打，而对于安全施工，却不放在心上。三区（青杠坡）民工，为抢进度，挖“神仙土”时，几米厚的土层垮下来，一次砸死六人。

思南县的民工先开工，数月之后才又增调了印江、石阡、岑巩、凤冈、德江等县民工参加赶修，这已经是次年的事了。不数月，机场基本完工，各县民工先后离去。

（张政综合整理）

我所知道的塘头飞机场

任廷耀口述

一九四二（民国三十一）年六月，我到塘头飞机场任信号士，同时做一些文书工作。当时该机场已修筑完工，为丙等站。属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重庆第一路空军司令部芷江第九总站管辖，名称是第九十四航空站。站长唐吉君，广东人，原空军某部飞行员。站内有装配士、军械士、仪表士、机械士、司机等近二十人，统称为机械士。另有通讯士、信号士、翻译官、军医官、特务士以及二十多个场兵。

翻译官任治，浙江人；军医官刘某；事务员郭廷光，后为田世杰；司书邹发鲁，后为冯丕铭；特务士李廷碧、唐仕达；信号士蔡贤才，后为任廷耀；文书士崔廷斌，石阡人，后为李廷佐。

一九四三（民国三十二）年，改丙等站为乙等站，增设养场分队，队长周玺，同时增加测候人员李永连等三人。同年下半年，站长改为云南人张介。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站长职务又由广东人胡汉能接任。

有飞机来，由电台通知机场，信号士则根据机场指示，分别摆出允许降落或不允许降落的标志。其标志用物